



■新婚燕尔的蒋梦麟(右一)与徐贤乐(右二)

在一片反对声中悄悄举行了婚礼

1949年,徐贤乐赴台,似是上帝专门安排她与蒋博士相恋相爱,而后再出演一场情感悲剧大戏。

蒋梦麟与徐贤乐于圆山饭店相见之时,前者已是七十五岁的老男人,后者属五十三岁的中老年妇女。在圆山饭店的酒桌上,徐贤乐的一笑一颦都令蒋梦麟觉得有无限美感。返回石门工地的蒋梦麟迅速从失去陶曾毅的孤寂沉闷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满怀激情,挥毫泼墨修书一封,派员驱车送与徐贤乐府上。其中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一句。此为蒋给徐的第一封情书,这封日后见诸报端的情书,宣告了蒋正式向徐求婚的开始,也是他婚姻悲剧的肇端。

蒋、徐二人半明半暗拖拍了三四个月,徐贤乐基本上已探明蒋的财产尽管不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他结合,自己不会吃亏,还略占便宜。于是开始加快步子把二人的关系推向深处。

而蒋梦麟干脆找来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色纸,研墨挥毫,敬重而虔诚地用小楷书写艳词一首赠予对方。词曰: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五代顾夔词,调寄诉衷情

蒋梦麟的凄凉晚景(2)

◆ 岳南

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你”。

蒋梦麟整日琢磨着给徐贤乐写艳词,并欲娶这位半老徐娘为妻的消息很快传出,引起了上自宋美龄、陈诚、张群,下到北大同学会师友的普遍反对,而蒋梦麟领导的农复会上下反对尤烈。当此之时,反对集团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徐贤乐,只风闻其人出身无锡名门望族徐家,因而有人误把当年与胡适相恋过好一阵子的北大学生徐芳当成了徐贤乐,并传言徐芳为与蒋梦麟成就百年之好特别改名以避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日后,随着蒋、徐二人的官司展开和胡适信件的公告,世人确信徐贤乐与时在台北的徐芳是堂姐妹,并不是一人。

总之,从台湾高层到蒋梦麟本单位的同僚、朋友,反对蒋、徐结婚的呼声日渐高涨。本来就对蒋、徐婚姻持反对态度的胡适,也不顾因病住院治疗,于深夜病床上以老友的姿态和口吻,给蒋梦麟写了一封暗含许多朋友意见和倾向的敦促劝告书,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情感策略倾泻而出。

信中,胡适对徐贤乐横挑鼻子竖挑眼,并且以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以考证《水浒传》《水经注》的手法,考证出徐贤乐如何不好,甚至阴谋毒辣。不仅如此,胡适还在信中为蒋梦麟安排起了后事,书曰:“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毅的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事,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全由信托金董事多数

全权处分。”

在胡适眼里,似乎前边等待蒋梦麟的不是挽着新娘的细腰出演洞房花烛夜的美景,而是呜呼哀哉伸腿进棺材!

蒋梦麟收到这封信大感不快,想不到在人生寂寞孤独的晚年,好不容易网到一个半老徐娘,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对风浪,而五十年的好友胡适之也斜刺里插进一杠子。他三下五除二把信撕得粉碎摔入废纸篓中。多亏秘书事后把信拾起并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得以保存,后来又在报上刊发,为研究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向来择善固执的蒋梦麟面对亲朋故旧各种形式的劝说与围剿,继续我行我素,誓与徐贤乐共结百年之好。但蒋梦麟也知道反对方人多势众,且牵涉到宋美龄、陈诚、张群等政治高层人物,不能过分刺激对方,乃在支持者与身边几个谋士的暗中操纵下,决定采取悄悄的方式,于胡适写信一个月后的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与徐贤乐秘密举行了婚礼。

胡适坚定地认为蒋梦麟的婚姻不会长久

尽管行踪诡秘,蒋、徐结婚的消息还是被记者侦知,于是第二天各报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对此大肆渲染,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毅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

对此,报纸特别引用了徐贤乐“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

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云云。

蒋、徐二人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驱车到石门水库转了一圈,看了几眼松海林涛,花香鸟飞,而后转赴台中,计划畅游日月潭,好好度蜜月。《大华晚报》《联合报》等作了追踪报道。一时间,蒋、徐的婚事成为官僚政客和民众的饭后谈资以及插科打诨的作料。

刚出院回到南港研究院宿舍的胡适也听到了这一“喜讯”,并且知道了自己写给蒋梦麟的信的结果。

胡适在给蒋梦麟的信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强调“我只盼望此信能到你一个人的眼里”,意思是不告诉别人,当然更不该告知徐贤乐。想不到这老蒋不知是老而糊涂还是确实对胡适的做法耿耿于怀,竟对记者全盘托出。这一招尽管算不得出卖朋友,但对胡适却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一时间,“胡适密信”满城皆知,成为无聊者饭后的谈资和胡氏自取其辱的儒林笑柄。面对这样的结局,蹲在南港宿舍中的胡适面对一堆报纸已无话可说。

蒋、徐二人自日月潭回归台北后的7月26日,蒋梦麟意识到自己近期办事说话有些出格和不妥,也为了安慰老友的情绪,遂专程驱车看望胡适。百感交集的胡适拿出他的一套戏法,打着哈哈向对方道贺。蒋对胡说,徐贤乐尽管已是半老,但人还很健康漂亮,脾气也很好,并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听罢仍然打着哈哈,脸上呈似笑非笑状予以应付。待蒋走后,面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问询,胡氏仍坚定地认为这个婚姻不会长久,他在信中所说都将一一出现,蒋梦麟一树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1963年4月11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地出现,只是民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唐云传

郑重



29.收藏不尽的壶

唐云特别喜欢这把小巧的井栏形的曼生壶。有一次,笔者和他讨论中国茶具发展时,曾议论到茶具的大小问题:“从茶具的发展史上来看,到了宋代就盛行茶盏,使用托盘也更为普遍。在我们北方,把茶盏称作茶盅,有的比酒杯略大一些,实际上是一种小型的茶碗。我去四川,游走了各地,也多用小型茶盅,饮者都欢喜使用,这有什么道理?”笔者问道。“茶具以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古今皆然。茶具小,每客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味不涣散,味不耽搁。茶具过大,不仅香味易散,而且注入开水多,热载量大,容易烫熟茶叶,使茶汤失去鲜爽气味。”“我不懂壶,但我欢喜壶,那里蕴藏着许多哲理,洞察人生,不知先生对壶铭有何高见?”我问。“是的,自古以来就有‘壶随字贵,字以壶传’的说法,没有铭文的壶,则传之无名,在历史上会很快被人忘却的。”唐云说着,又从柜子里拿出几把用锦盒封装的茶壶,把壶铭一一指给我看:却月壶:“月满则亏,置之座右,以我为规。”子冶壶:“翠雨潇潇,人过茶寮。”百衲壶:“云山百衲,非食是乞,惟浆是乞。”石棣壶:“范佳果,试槐火,不能七碗,兴其唯我。”唐云指着这些壶铭,说:“前朝行家对题铭有切宜、切茗兼切壶形之要求,这些壶铭都达到了‘三切’的要求,石棣壶的壶铭的含义既状其形,复嘉其名,极为生动;百衲壶铭也好,阐明百衲壶不乞于食,而乞饮于茗,贴切地表达了壶的用途,又富韵味。这些隽永的铭文与壶的别致外形交相辉映,互为衬托,取得浓郁的美感和意在言外的艺术趣味,从而把实用的紫砂茶壶升华为艺术珍品。”“你的‘八壶精舍’不止八把曼生壶,还有别的壶吧?”我问。唐云莞尔而笑,不无自豪:“前人有‘百壶斋’,我虽无百壶,几十壶还是有的,不能一一给你说出它的来去。你看这两把时大彬制的壶,一曰‘时大彬欽印壶’,一曰‘僧帽壶’,你看

这僧帽壶,多像和尚的帽子。时大彬曾经做过一把活络茶壶,犹如七巧板,可以拼合,也可以拆卸。这把茶壶由上下左右前后六块拼成,注茶入壶‘渗漏无漏’,名叫‘六合一家’壶。供春制壶更有噱头,他烧制成一把褐色的壶,贮满茶水后,壶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复原一分,斟光则通身还原成褐色。”“药翁啊,药翁,难怪你的肚皮发达如壶,原来里面装的都是壶的故事。”我说。“收藏不尽的壶,讲不完的故事,人生也是如此。”唐云笑吟吟,又像一尊弥勒佛。

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相引而来”。既然唐云以藏壶名于世,以饮茶名于世,对茶叶罐当然也是欢喜的了。不只是他自己去寻找茶叶罐,别人发现好的茶叶罐,或奔走相告,或代为购买,这样就有许多人收藏过的茶叶罐汇集到他这里。

有一次,唐云去古玩市场,看到一个沈尧臣制作的茶叶罐子,原是丁辅之的旧物,不知为什么流落到古玩市场。丁辅之是唐云的老朋友,按理说,唐云欢喜茶叶罐,丁辅之应该是知道的。但是,那时的朋友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相约:朋友之间有困难,有力则相助,无力就相慰,不助不慰,也不向朋友购买礼物。困难人家即使要变卖旧物,也不要朋友来买。卖和买都是古董商从中经手。唐云知道丁辅之变卖家中的旧物,知道丁家有困难,立即送款去资助丁家。办完这一切之后,唐云从古玩市场把这个锡制的茶叶罐带了回家。沈尧臣是明末的制锡工艺人,他制作的锡器特别精致,在当时就有“张铜沈锡”的盛名。这只茶叶罐上有铭文:“爱甚真成癖,赏多合得仙。”罐底刻有:“君子永年”的字样。

在唐云收藏的锡器中,还有沈尧臣的长兄沈鹜(存周)制作的“瓜形水壶”。壶上刻有诗句:绿荫漫竹架,瓜熟喜新秋;堪作学人饌,恬然兴味幽。那个刻有“眉上白”的茶叶罐,还刻有“泽润诗花”的字样,刻的诗句为:垂叶似碧,结实如金,书窗闲对,抱膝长吟。

诗后落款为“竹居主人”。这位“竹居主人”不知为何许人也。如果真的九泉有灵,知道他的旧物现在归大石斋主人唐云收藏,定会感到欣慰,含笑于九泉之下。

14.又有谁去告诉他呢

徐副局长没有料到新来的局长会突然插手此事,一时颇觉意外,脸色有些尴尬僵硬。“这件事,我会去找梁局长说明的。”隔了片刻,徐副局长好像缓过神来,以领导的口气冲着关锋说道:“关队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取消今天的会议。顾斌的案子,你们无权做任何决定。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的命令?梁局长的命令就是上面的命令啊。”周警官不买账。“是更上面的命令,明白吗?!是葛书记的指示!”副局长的眼珠像是马上要从眼眶里掉落下来一样。

全场哑然。关锋更有些手足无措,呆了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对大家宣布散会。

“关锋,你要记住,当初是谁把你提升上来当队长的?是葛书记,不是梁局长,懂了吗?”徐副局长等会议室里的人陆续散去,只剩下关锋和周警官两个人后,对他们尖刻地训斥道:“你们给我记住,市局是受市政法委葛书记管辖的,今后少拿梁局长来唬人,懂吗?”说完,他哼了一声,摇摇摆摆离开了会议室。

关锋纳闷了好一会儿,忍不住对周警官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师傅,你说怪不怪,徐副局长怎么会知道我们正在开会讨论顾斌的事呢?我可是临时把大家叫来的啊。”“是有点奇怪,他的嗅觉怎么如此之灵,会从天而降呢?”周警官也感到蹊跷。

“刚才开会时,又没人离开过会场,又有谁去告诉他呢?”关锋继续猜测道。

周警官坐下来,闭目养神似的思考了一阵。忽然一拍大腿叫道:“哎呀,这还不简单?刚才开会时,一定有人在会议室里用手机悄悄给徐副局长发了信息,告诉我们正在开会讨论立即释放顾斌的事,所以他才火急火燎赶来了。”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被周警官一提醒,关锋这才恍然大悟。发个短信,这真是又快捷又隐蔽的动作啊。很明显,经侦总队里一定有徐副局长的心腹!

王根宝接到C市公安局徐副局长的电话后,马上让司机驱车将他送到了一家叫菲非的足浴俱乐部。

王根宝一到门口,两位身着短袖紧身旗袍的迎宾小姐就迎上前来,嗓音整齐地热情招呼着“欢迎光临”。

王根宝问她们说:“你们值班经理在吗?”话音未落,只见一位穿着深色套装的年轻女子从电梯门口那头快步走了过来,走到王根宝面前问他是不是大发矿业的王董事长?“是的,我就是。”王根宝说。“我是小刘,是这里的经理。”女子自我介绍着,“徐先生正在楼上等您呢。王董事长,您请吧。”

她边说,边朝大厅一侧一个身着中式制服的男服务员招了招手道:“送这位贵宾到2号VIP包房。”

V2包房就在二楼左手第一间。男青年在门口停下,举手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请进。”王根宝有点纳闷,里面怎么会有女人呢?等推开V2包房的门,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脚按摩床上的徐副局长,另外有一个穿着时髦的妙龄女郎正从他旁边站起身来。

“王总来啦。”徐副局长刚才才是躺着的,见王根宝进来就坐起身子来打招呼。“你好,徐局。”王根宝上前几步,伸手和他握了握,然后很自然地转眼看看站在一旁的女郎。这个女人

长得很漂亮,二十七八的年纪,皮肤细白光洁,身材曼妙,上下曲线凹凸有致,那副站姿更是有着撩人的韵味,会让男人看着心动。

“来来,我来介绍,”徐副局长说道:“她是这里的老板娘菲菲,全名欧阳芳菲。”

王根宝想,原来是这里的老板娘啊。他忙向那位老板娘挥手致意:“你好,幸会了。”

“菲菲啊,这位呢,就是我经常对你提到的王大老板,大发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老板啊?能见到您真的太荣幸啦。”老板娘大惊小怪地娇声说着,向王根宝伸出她的纤细细手。

“以后让王老板多来照顾你的生意。”徐副局长笑着道,一只手自然地拍了拍老板娘的臀部。“那就太荣幸了,王老板,现在我们认识了,您这位大老板以后可要多多光临鄙店,照顾小妹我的生意哦。”老板娘脸上布满职业性的微笑。“一定一定,我会经常过来。”王根宝随口答应着。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